

福建通志

五拾捌冊

共壹百冊

福建通志列傳 漢至五代目錄

卷一

漢

哀學賢

晉

林景 林綬 廖棠

陳

陳實應

隋

鄭露 鄭莊 鄭淑

卷二

唐

陳珣 陳艷 陳謨 陳詠 陳訐 林披 林蘊 李尙芬 劉守謙

楊某 歐陽詹 歐陽柅 孫解 李稠 伍正巳 林慎思 余鎬

陳巖 袁元應 許忠 謝望 廖汾 王彥昌 謝瞳 巫羅俊以下補遺

彭漢 彭鑑 劉疆

卷三

五代

劉隱 劉龔 沈崧 章仔鈞 章仁肇 王定簡 陳霸先 楊廷式

許文稹 何瓚 江文蔚 葉翹 黃諷 鄭元弼 崔致堯 游簡言

林鼎余確 陳誨 陳德誠 林仁翰 林仁肇 潘承祐 留從效

董思安 謝文節 楊文逸

福建列傳卷一

自人物志昉於劉劭於是作方志者立人物一門蓋卽史記列傳類然人也而稱以物頗爲失辭今依鄭樵氏通志仍稱列傳至其人之關繫國家者賢固足法奸尤足戒故並著之用史記傳商鞅呂不韋李斯諸人漢書傳孔光張禹劉歆諸人例也

漢

哀學賢建安人官下邳令

萬姓統譜

案三國志賀齊傳云建安八年建安漢興南平復亂蓋建安未置郡先置縣也學賢必此時人後宋有哀謙哀彬哀長吉哀道訓皆崇安人哀蘊元哀夢松甌甯建安人明有哀育哀珣崇安人哀英邵武人見奇姓通萬姓統譜崇安各縣志皆學賢族裔歟

晉

林景字明徹晉安人父祿爲晉安太守家焉咸和五年景授通直郎以征

南功加鎮威將軍散騎常侍封桂陽郡南平侯子緩

林邵州遺集續慶圖

緩字義和咸康八年補車騎參軍以伐蜀功除遠畧將軍又以破姚襄功

遷散騎常侍封桂陽郡南平縣開國侯子恪

全上

廖棠字實卿將樂人性質直隱於綏城縣銀蓋山讀書終歲不出王羲之

聞其賢遣介徵之固辭不起

尚友錄

陳

陳寶應侯官人世爲閩中四姓父羽有材幹爲郡雄豪寶應性反覆多變詐梁代晉安數反累殺郡將羽初並扇惑合成其事後復爲官軍鄉導破之由是一郡兵權皆已出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蕭雲以郡讓羽羽年老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是時東境饑饉會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並皆自賣而晉安獨豐沃寶應白海道寇臨安永嘉及會稽餘姚諸暨又載米粟與之貿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並奔歸之由是大致貲產士衆彊盛侯景平元帝因以羽爲晉安太守陳高祖霸先輔

政羽請歸老求傳郡于寶應高祖許之紹泰元年授壯武將軍晉安太守尋加員外散騎常侍二年封侯官縣侯邑五百戶時東西嶺道寇賊擁隔寶應自海道趨于會稽貢獻高祖受禪授持節散騎常侍信武將軍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世祖嗣位進號宣毅將軍又加其父光祿大夫仍命宗正錄其本系編爲宗室并遣使條其子女無大小並加封爵寶應娶留異女爲妻侯安都之討異也寶應遣助之又資周廸兵糧出寇臨川世祖因命章昭達余孝頃都督衆軍討寶應并詔宗正絕其屬籍寶應據建安水陸爲柵昭達不與戰但命軍士伐木爲簰俄而水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柵仍水步薄之寶應衆潰身奔山草閒窘而就執并其子弟二十人送都斬

于建康市

陳書

隋

鄭露字恩叟莆田人其先出滎陽過江入閩達祖昭嘗過泉之莆口愛其風土因遷祖墳於南山葬焉至陳時莆猶未爲縣人未知學露與其弟莊

淑自福之永泰徙莆廬護墓側據南山之勝構書堂以修儒業時作篇章以訓子弟自是莆人化之始興學吳四輔源謂露豪傑士也業儒於比屋未爲儒之時事詩書於舉國不事詩書之日而後之十室九書堂龍門半天下皆以湖山之絕響振之莆之衣冠文物實自露兄弟開先之也露仕隋爲太府卿莊中郎將淑常州別駕人稱南湖三先生露有徹雲洞詩云延綿不可窮寒光徹雲際落石早雷鳴濺空春雨細識者以爲氣渾質與實陳隋入唐風調後人託手不得

莆陽比事吳源名公事迹鄭氏家譜萬姓統譜八閩通志閩書

案宋葉適誌鄭耕老墓劉克莊誌鄭濬甫墓明方時舉人物志鄭濟傳俱稱露爲太府卿方輿勝覽及莆陽比事莆陽舊志皆以露爲梁陳時人而鄭氏子孫又謂露實生於隋季至唐官至太府卿蓋其祖昭自梁時入莆已尙詩書至露而始著故推本言梁時實陳隋間人也

福建列傳卷二

唐

陳珣字朝佩元光子入籍漳州自幼不羣從許天正受學萬歲通天元年舉明經及第授翰林承旨直學士及武后稱制上疏乞歸養使主漳州文學龍溪尹席宏聘主鄉校迺闢書院於松洲與士民論說典禮是時州治初建俗固陋珣開引古義於風教多所裨益元光戰沒珣哀毀頻絕廬於大峙原墓左每泣見血朝命以嶺南多故令奪情代州事珣懇辭終喪先天元年釋吉乃視州事開元三年率武勇銜枚緣阻夜襲巢峒斬藍奉高首級並俘餘黨遷州治於李澳川卽今漳浦縣治也爲刺史十餘年剪除頑梗訓誨士民澤洽化行十九年登王維榜進士表辭封爵不允二十五年乞休復尋松州別業聚徒教授天寶元年卒謚文英子豐孫謨詠訐皆有賢名謨復徙州治於龍溪云

歷代循吏傳閩書

鄭字有芑幼眈經史天寶六年舉秀才旋任辰州甯遠令在都見李林甫

楊國忠柄國無意仕進回訪光州舊第川原壯麗再新而居之數年安祿山亂漳刺史及伯梁以貪暴失人心漳州民詣福建觀察使乞遵舊制命陳豐領州事以拯民生朝是其請豐至漳父老喜曰陳將軍孫來矣建學延師鋤强救災一如祖父之政歷任二十九年卒諡忠憲

河南通志
雍正舊志

謨嗣職以平寇功加中郎將詠字正雅幼有識趣年二十四觀察使試耕戰之法薦鎮龍巖輯安士卒刺史鄭昌仕表其器可比仇香乞爲京兆別駕常袞召之力請外補授汝甯錄事轉恩州參軍奉表至京京兆尹黎幹請於朝曰陳詠酬酢如鐘含音大小隨叩如水待汲方員隨器彼雖不銜於人人自難捨於彼乞留府攝治中事上從之遇朝廷籍元載家禍幾染詠既辨明奉命招撫西蜀權攝京兆事令行禁止長安僚佐推重旋補光

州司馬訏四門博士

雍正舊志
龍溪縣志

林披字茂則

一作彦

莆田人祖玄泰瀛州刺史父萬寵饒州郡太守改高平

郡披聰明特達目所覽必記於心自寫六經子史千餘卷工隸草天寶十

一年年二十以經業擢第授臨汀郡曹掾郡多山鬼淫祠著無鬼論曉民

刺史

舊志作御史誤

樊晃奏署臨汀令廉使李承昭以治行器之奏授別駕知州

事俗習人化不肅而成聲聞闕下御史大夫李栖筠薦授檢校太子詹事

兼蘇州別駕賜紫金魚袋上柱國解印歸休宗韶州六祖之教友西巖黃

蘗苦竹三禪師四十年閒不驚榮辱後嶺南廣帥薛公景仰德輝奏授都

督送誥拜而不受故相國常公袞廉問福建語於賓倅曰觀林公出處其

猶龍乎卒贈睦州刺史子九人長端州刺史葦次殿中侍御史藻次橫州

刺史著次饒州司馬薦次通州刺史曄次邵州刺史蘊季金吾衛長史蒙

季同州刺史邁季福唐刺史兢號九牧林家

林邵州遺集新唐書

案莆陽比事披一作丕邁一作與九子俱爲刺史或云兢爲處士直齋

書錄解題則云一號處士九牧並其父稱之然林邵州遺集睦州府君

碑未言及處士但言兢爲福唐刺史其裔孫明林俊見素文集九牧公

贊則兢特自號四明處士耳惟唐自開元至元和有福州無福唐州焉

得有刺史福唐者縣名天寶元年萬安縣改稱今福清是殆唐宋人文

字恆稱福州爲福唐歟

蘊字復夢

一作夢復

小字已奴號赤松嘗應賢良方正科對策有云臣遠祖比

干因諫而死天不厭直復生微臣語大而肆不見收貞元四年以明經及第西川節度使韋臯辟爲推官臯卒劉闢代反蘊曉以逆順不聽復貽書切諫闢怒械之獄且殺之臨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得死幸矣闢惜其直陰戒抽劍磨頸脅使服蘊叱曰死卽死我頸豈頑奴砥石邪闢亦尋至釋之斥爲唐昌尉闢敗名聞京師時李吉甫李絳武元衡張弘靖爲相蘊上書言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有權臣制樂曲自立喪紀舜命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唐以臯佑鏐季安爲司徒官不擇人盧從史于臯謗罪大而刑輕農桑無百分之一農夫一人給百口蠶婦一人供百身竭力於下者飢不得食寒不得衣邊兵菜色而將帥縱侈自養中人十戶不足以給一無功之卒百卒不足奉一驕將皆當時極弊蘊韋臯所

引重然嫉其專制感憤闕說云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云愚嘗十分天下之事知其弊者太半二年冬輒獻書思相公正而行之嗟乎無位而言輕相公猶未爲行其切者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臂之附體豈不固歟臂之不存體將安舒愚以此輒敢重陳利病思相公念而行之當昔漢室彼爲內府囊駝走馬曾不虛日咫尺萬里煙塵不動是以司馬遷班固得弄刀筆夸大漢功德炳然與三代同風洎房杜佐太宗文皇帝剗革凶孽天下廓清姚宋佐玄宗明皇帝聲明文物照耀殊俗後之輔弼不能嗣守故我疆我理腹於犬羊嗚呼今所殘者惟北抵幽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則爲外域可不痛哉可不惜哉且馭馬者必右執策左執綏恐其有非常之患也儻若臂不勝力體不安坐則踣齧立至豈惟泛駕乎此事雖小可以喻大相公得不念之乎愚嘗出國西抵于涇原歷鳳翔過邠甯此三鎮得不爲右臂之大藩乎自晝藩維擁旄鉞者殆數十百人惟故李司空抱玉曾封章上聞請復河湟事亦旋寢功竟不立爾來因循誰復尸之故朝受命

而夕寢行日富貴月驕慢跨廣衢而羅甲第指長河而固盾嗣士卒窮年
不離飢寒以月繫時力供主將死則已矣賞終不及如棄鳥獸附於藪壤
故死者飲恨於地下生者吞聲於邊上五十餘年無收尺土之功者豈朝
廷不以爲慮乎命將不得其人乎愚以此竊知不惟土地未可復且慮犬
戎馳突不一日二日則彼三鎮强者閉壘自守弱者棄壁而逸豈暇爲國
家以卻戎虜乎愚所謂臂之不存體將安舒今刀斗不聞煙塵不飛蓋宗
社之靈也豈禦守者之有功乎且食租則可以備飢衣稅則可以禦寒衣
食足然後可以教攻戰朝廷旣切念邊軍不遑終夕飛芻輓粟常恐後期
然而荷戈負戟者終歲而餓其來已久時莫能更雖度支有兼知之名節
度有營田之目皆以貨利相誘彼賀公之賓僚悉皆和糴斗粟必欺於丈
素一言可致其贏金如此則士卒不得不飢寒將帥不得不奢侈欲其攻
戰其可得乎此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其可謂之禦戎乎伏料相公亦
已垂意矣愚竊謂弊旣久矣可葺而化之化之之術在相公暫迴頃刻之

慮思之思之得人則如班超之傳不難得也相公必命將取其封錫已榮者則封錫已榮矣彼復何求以此戰不尅攻不得何莫不由斯人之徒歟因此言之則又不唯安邊之未得人也相公必以爲人不易知儻斷然有一介之士敢露肺肝相公復能特達獎拔俾爲干夫之長得以自置於秦隴之外接彼大戎之域三歲考績能則優獎否則殛戮已乎此賈生終童感激於前跡其慷慨不爲不至蓋時之不見信也不知相公以愚此言爲率爾乎以其斷然一介之士亦能成功立事乎且天下巖居谷隱之人悉皆有心但用與不用也假如登奉常之第者未必盡能文章爲牙門之將者未必盡能威敵況漢之爲漢多有異材豈唐之爲唐獨無奇士也伏維圖之又上元衡弘靖書云陸賈有言天下有事屬在將天下無事屬在相伏惟相公兼將相之重任執殺生之大柄蘊亦竊被教化忝在陶鈞之內四海安平某則與歌虞贊魯之人爲儔苟有妖孽某安敢不墮裂肝膽爲相公之腹心乎愚者干慮或有一得伏願相公少賜採擇焉道路云云以

爲淮西兇黨侵犯疆鄙某伏料相公制置如在諸掌矣然則舜有天下關
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欲天下之誠畢見矣平津侯開東閣以延天下士欲
天下之美惡畢知矣伏維相公抱赫赫濟時之略佐明明聖上之朝某切
願相公以平津之德致聖上廣帝舜之道使天下之事可重而實諸掌則
淮西之寇不足以爲患矣某幼讀書不求甚解但見古人之有建功立事
者心則慕之以是十試藝於春闈竟不成名今爲河朔一從事耳苟不自
言其誰爲言於相公乎且人生天地之間必合達天地之性苟違天地之
性者是天地之棄物也今淮西兇黨是天地已棄之物相公誠順天而誅
可不偉歟某竊聆議者謂淮西兵強不與恒鄆兩軍犄角相應此皆腐儒
豎子之言不足與相公計大事何者自兵興以來僅六十年人皆尙武各
思功業彼或有逆此則有順以順討逆往無不剋爰自國初垂二百年時
有悖逆孰爲存者今天下藩鎮六十甲士百萬雖有依違未盡化者不四
三所耳議者若以爲申說言淮蔡必強則陳許安得而弱乎況以人敵人

彼亦人也以兵刃敵兵刃彼亦兵刃也或示其弱則過不在士卒伏計此事以經相公心矣某請徵四年冬出師討恒陽之事明之初王承宗阻兵盧從史潛應天兵欲進賊必知之況內邱與臨城祇二十里北爲賊境南是天兵兩處傍山俱置死地堯山與高邑共據一川若盧從史必議引兵直進則趙州高邑立可屠之此既不備彼又得計豈得賊勢彊而天兵弱邪德宗朝韓全義統師自取退而蓋緣淄青諸道悉會用兵所謂闇齎盜糧不得不敗且兵以售死爲效國以厚錫爲誠某竊知此者行營師徒苦役錫資納於將帥饑寒加於士卒欲其破虜其可得乎又朝廷獎用多藉舊人蓋取官崇或言望重殊不料彼已崇重更復何求以此取人往往皆失某輒賀相公昨者制置已得其人則陳許李光顏安州李聽唐州田秀誠功忠的立某亦素諳伏願相公任之不疑各委兵柄但絕常鄆兩處莫許知聞其餘連城惟在感激人一其性豈不易圖如此則相公之功不後郭尙父李令公之功也豈佐商輔周之德獨專美於前歟議者若以爲恒

冀強梁相公則有魏博澤潞制之矣淄青暴慢相公則有梁宋徐泗制之矣以天下無限之勇士破淮西有數之兇賊孰謂不可然則某又切願相公用其勇敢之士分巡諸道將帥有不用命者許以軍法按之士卒有被饑寒者以其赤子保之如此則忠勇奮起茲謀自殄倒戈脫劍不日可期某久歷險難多見成敗比被劉闢欲殺無人薦論本使程僕射入朝之時再三邀請某以謂已出萬死固求一伸窮困蹉跎竟無知者程僕射禮惠逾厚某又愛彼功名至元和十六年方受奉請既奉恩詔兼授憲官心期佐戎必擬立事自到河北首末四年羣情所難某意獨易蓋以朝廷典法率而行之道路皆知無不驚駭況留家口並不將去今年八月內蒙程僕射薦歸闕庭幾欲半年未蒙公論伏以西南東北兩處從軍自執庸愚不失誠節今當相公舉直之日是某幸得盡言之秋仰望陶鈞置諸倫品柔遠之道此爲事先不宣某再拜於時李絳請以神策軍割隸涇原節度李吉甫請歸普潤軍於涇又請因時經度淮西盜刺武元衡而張宏靖請併